

“停課不停學”的啓示

連續數周談到“停課不停學”和“在家學習”的種種方面。“停課不停學”，不在計劃之中，也不是什麼教育改革，而是因為疫情而突然而來的。疫情總會過去，“停課不停學”而出現的百花齊放的另類學習模式，不會在疫情過去後成為常態。不過，疫情看來也不會很快就過去；這段時期引進的東西，相信也不會在疫情過後就完全消失。

連續幾個月的“停課”，打破了我們以往習以為常、以為理所當然的一些教育現象：教師不能再與學生面對面，學生不再在教師眼睛底下規規矩矩，要維持原來的時間表非常困難，再沒有可能按原來進度完成教學計劃，學生作業的安排和繳交也變了，家長再也不能不理學生了，學生需要自己安排時間與生活了，…。

這些打破，會讓我們不習慣，會造成許多不方便；也容易使我們覺得學校對學生的教育打了折扣。有些家長甚至因此要求退學費。如此想下去，這完全是逃難生活的一部分，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計，純粹是一種損失。這是完全負面的想法。

假如我們放開思想，這段難過的時期，其實也是難得的一個測試和實驗過程。正面去想，共渡時艱的時刻，這段經歷，也給了我們非常有益的啓示。

需要把學生的時間塞滿嗎？

啓示一：學校與課程。學校不能去，甚至街也不能上，當然大家都不高興。但卻浮現了許多另類的學習。人們好像忽然感覺到，原來還有這麼多的途徑，可以學習這麼多樣的知識，而許多有趣有用的知識，不是在課程裡會學得到的。什麼叫“學習”？什麼叫“知識”？學生的眼界忽然開朗。

這當然不少要歸功於現代科技，可以讓我們的學習，可以無遠弗屆。但也引我們去想：平常我們的霸佔了學生幾乎所有時間，是否可以讓出空間，讓學

生也在課程以外多學點知識？而這些學習，假如沒有教師的安排和監管，又有何不可？這樣說，並非要全盤否定現存的課程，而是在現存的課程之外，有更多的、另類的、比較自由的學習？

以上還只是關於所謂“硬知識”。也有些學生，趁著在家學習的空間，學會了新的知識（例如某階段的歷史）、新的技能（例如樂器、廚藝）、新的領域（例如音樂）。這些，現在都可以通過上網輕易掌握。為什麼沒有疫情，他們就不能學這些？

還有一些，是平常不容易出現的。有小學引導學生在網上進行數學比賽。還有學校的樂隊，成功在線上排練合奏。也有學校乘機加強國際之間的學生互動。

“停課”，不免使人懷念校園的生活。很多學生，從小學到大學，都忽然感到與同學共同生活的珍貴，渴望有人“傾偈”。沒有學校，就沒有了群體活動，青少年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樣。特別是有關健康、道德、操守、責任、權利、關愛、等等素質的養成，就不容易在網上做到。香港的學校，課外活動素來豐富和蓬勃，將來復課，課外與校外的學習生活，是否會覺得更加珍貴，而需要增潤、提升？

“不可控”的學生也能學習嗎？

啓示二：教學。教師的感受最深：以前是習慣性地進課堂，按照自己的設計，自己講什麼，要學生做什麼，都有安排。教師講的，基本上可以假設學生都在聽，也能聽得懂；課上做的，基本上可以假設學生能學到東西；學生要是

有困難，在課堂上不難發現。現在轉到網上學習，這些假設都要重新考慮。

大多數教師，平常在課堂上都是講講聽聽，觀顏察色，繼續講。對於大多數教師來說，這幾乎是潛意識的習慣。轉到網上，那是另外一個故事，需要另外一種安排。聽一些教師講他們轉變的過程，其實是在考慮學生如何學，而且是在只有微弱監控的狀況下如何學。這個思考過程，是教學思想的一個躍進。其躍進的地方，不是用了新的科技，更珍貴是把教學的重點，從“教”移到

“學”。也就是說，對於學生自主學習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辦法，因而也會使學生的主動學習，提升到新的水平。

在課堂裡，學生基本上是可控的 captured audience，完全不可控的課堂，在香港很少見。換到了網上，遙距授課，學生就變得“不可控”。就令我們想到，需要“可控”嗎？平常，成功的課堂，“控制”不是一個問題，學生與教師一起經歷課堂的活動。但是即使如此，到了網上，沒有了面對面的親切，沒有了群體互動的氣氛，如何讓大家仍然可以相聚在一起？事實上，很多教師很快就掌握了。這是另一種飛躍。

時間表，一節課 35、40 分鐘，教師一個人乾講，已經不容易；要學生對著熒光幕，聚精會神堅持如此長的時間，實在不容易。因此，很多教師都把“講”的部分壓縮，讓出更多的時間讓學生做作業、看書看片、休息，效果甚佳。其實，即使沒有疫情，不少學校已經開始改變時間表，從一塊塊均分的“小豆腐”，轉為多種模式：長短不一、小息放長、半天活動、集中時間圍堵一科、… 等等。現在網上學習，彷彿放開了邊界，可以自由考慮如何分配時間了。對於學生時間的運用，平常是慣性的依循，很少有人質疑。疫情過後，校內時間的安排，也許會有新的考慮。

教師與學生需要怎樣的交往？

啓示三：交往。平常在學校裡，教師與學生的交往，除了課堂，就是班主任。香港的學校，班主任的概念有許多種。相當多保存著中國學校傳統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是讓班主任成為一班學生的輔導員。“班主任堂”，在網上如何處理？有些學校，平常班主任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是“處理”學生問題的時候，才會與學生交談。有些學校，則教師與學生交往密切，成為朋友，甚至課後還有社交媒體的結群。

“停課”以後，教師與學生的交往就顯得非常必要。不少學校，把一班學生分成若干小組，教師定時與學生交談；也有教師定時與每一個學生交談。這

樣做的學校，教師大都覺得與學生的關係拉近了；對學生的生活狀況，反而更加熟悉了。以往隱藏在校服底下的學生個性，現在變得明顯了。

筆者還沒有了解到的，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往。同班的同學，互相之間有密切的交往，是意料中事。不知道高班與低班之間，平常的是否也有學校安排的交往（例如 House 的組織）。有時候，高班學生與低班學生交往，一方面可以分擔對低班學生的照顧，另一方面對於高班的學生自己，也是一種非常好的學習。

啓示四：測評。往往一提到學習，就想到測評。理由是，不測評，怎麼知道學習是否成功？這是一種根深柢固的概念。本欄討論過多次。在家學習，測評往往就不可能很嚴謹。排開家長“代做”不算，第一，在家的測評，不太可能是閉卷考試；第二，很多在家學習的結果，無法用標準的方法去測評。

測評是不容易過的概念“關”。學校和教師，總是對於批改、測驗、分數，耿耿於懷。好像對於作業不加批改，對於測驗不加評分，就欠了學生的。其實，學習的成果在於應用。學生能夠以作品、製作、創作表達自己的學習，就是最要的測評，也是學習成效最好的呈現。假如“不一定要考”逐漸成為信念，就可以把比較嚴謹的考試，縮到最少；保證不會因此學生的學習就下跌。